

增智囊補

士

二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類  
函  
類

三  
函

六  
架

六  
號

四  
冊



○李沆

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且  
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  
憂動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且  
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  
沆死手必爲相遽與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  
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  
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  
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  
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



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沉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殿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沈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左傳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厲公不聽戰楚勝之歸益驕任嬖臣胥董誅戮三郤遂見弑於匠麗文清語本此

○韓琦

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

刻于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為客亦莫諭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士一日求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鬢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何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彼何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劉大夏二條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



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乃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簡故牒劉先簡得匿之都吏簡不得復令他吏簡項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竦然再問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又安南黎灝侵古城池西畧諸土 敗于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示尚書爲榜更至再大夏密告曰曩一開西南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

此二事天下陰受思宜公之賜而不知

○○辭連署

辭密揭

憲宗嘉雀羣譙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自而進矣遂不奉詔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 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



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容之關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當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老成遠慮大率如此。由中無寸私不貪權勢故也。

### ○辭例外賜

富鄭公爲樞密使。值英宗卽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

### ○范仲淹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當買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戢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法。在必誅。今高郵無兵與械。且小民之情。釀出財物而免于殺戮。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弼不謂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趙忠簡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瀉益遣人收買飛鶴因有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鼎繼奏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然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嘗嘗遺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司以釋眾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異已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閣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意彼見謫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窺進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

黨愈固而不破矣浚始歎服

○文彥博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南湖河穿六溧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偷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與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思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視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



均外... 卷之一  
事彰於中官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  
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  
北也

○王旦

王旦爲兗州景靈官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  
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且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  
聞請見且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子堂皇自事而  
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  
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  
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

○王守仁

陽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誣公公絕不  
爲意初謁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佯爲不知  
竟坐上席而轉傍席于下彬輩遂出惡語公以常行  
交際事體平氣諭之復有爲公解者乃止公非爭一  
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

主婚用壘

鄭貴妃有寵于神廟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  
謀于中貴王安曰主婚者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柰  
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慶恭妃  
長盍以恭妃主之曰柰無壘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  
御璽封之誰曰不然安從之自是鄭氏不復振



○陳仲微

仲微初爲莆田尉署縣事縣有誦仲微于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是人慚謝

○○陳寔

寔字仲舉以名德爲世所宗桓帝時黨事起逮捕者衆人多避逃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竟詣獄請囚會赦得釋靈帝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頗多全活

卽菩薩捨身利物何以加此狄梁公之事僞周楊

摩羅什之事符秦皆是心也

○○姚崇

姚崇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流涕時耶恐公禍繇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立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武后遷五公相慶崇獨流涕董卓誅百姓歌舞豈獨驚歎事同而禍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豈私也然驚歎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時



免禍之權術崇逆知三思猶在後將噬臍而無如  
五王之不聽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孔子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  
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  
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  
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  
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  
溺者矣

袁了凡曰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似優於子

路之受牛孔子則取由而黜賜乃知人之爲善不  
論現行論流弊不論一時論永久不論一身論天  
下

○宓子

齊人攻魯出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  
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  
寇逮于麥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戚然曰今茲無麥  
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夫單父一  
歲之麥其得失於魯不加強弱若使民有倖取之心  
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  
見宓子哉



於救世似迂於經世甚遠

○程琳

程琳字天球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續大麥細鞋錢恐更為奸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為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高明

黃河南徙民耕於地有收議者欲履畝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每見沿江之邑以攤江田賠糧致困蓋沙漲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見功而不知異日減科之難也川中之鹽井亦然陳于陛意見云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百姓受累之極即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為法凡廢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日免課三年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若山課多一時不能盡蠲宜查出另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緩征或對支徐查新漲田即漸補扣數年之後其庶幾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



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王鐸

王鐸爲京兆丞時李贛判度支每年以江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也識者皆服鐸之察事以此大用

國初井鹽之法輸粟實邊支鹽內地商人運粟艱

苦於是募民就邊墾荒以便輸納而邊地俱成熟矣此鹽屯相須之最善法也自葉侍郎淇徇鄉人之請改銀輸部而邊地日漸拋荒粟遂騰貴井鹽法亦大敝壞矣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言真可畏哉

○○孫仲純

孫仲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爲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縣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



郡卒置三塲其後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緣三鹽塲所置積鹽山積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始患之又朝廷調軍器有弩椿箭榦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榦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被科無已時也

○○張詠

張忠定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思公之惠立廟報之

文温州林官永嘉時其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利民幾何使歲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樹中官怒而譖之會薦卓異得免近年虎丘茶亦為僧害僧亦伐樹以絕之嗚呼中官不足道為人牧而至使民伐樹以避害此情可不念與林衡山先生之父○泉南雜誌云泉地出甘蔗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給于浙直海販茲土者當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惠後甚溥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



粟米接  
下條解  
行  
草湖民

不及一委之蔡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而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

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約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興况未廢乎市易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陳瓘四條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稗草湖民購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

有奸人  
接下條  
圖卷已  
行



自爾競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論元祐事二條

神宗升遐會程顥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足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韓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驗

建中初徽宗年號江公望為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祐哲宗諸臣非有斬祛射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初號

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神宗改元紹聖哲宗改元為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

為利  
接上條  
而傷民  
者行

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畢仲游子之書曰昔安石以與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白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乃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討驚悚即白時宰



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  
錄有此迹不可泯也

鄒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  
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奸人  
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愨太子茂昭  
懷劉氏為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曰是  
得立然纔三月而夭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  
京用事秀息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平徽宗詔暴其事遂  
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果如瓘言  
二事一局也謝從之而免讒鄒違之而構誣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尤信

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家謙  
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敘官為所當先陳瓘時在諫  
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  
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  
之人然後發詔以禮行之庶無後患不宜欲速貽悔  
朝議以公論久鬱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  
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遠識

陳公在通州張無垢商英人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

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  
論而錄局中用公也公料其無成書已繕寫未發州



郡復奉政典局，殊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徵申政典局，乞于御前開折。或謂公當徑申局中，何必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御覽，豈可復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生忌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已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猶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眾人服公遠識。

○林立山

武廟實錄將成時，首輔楊廷和以忤旨罷歸。中貴張永坐罪廢，翰林林立山奏記副總裁董中峰曰：史者

萬世是非之權衡。昨聞迎立一事，或曰：繇中或云：內閣誅賊彬，或云：繇廷和或云：繇永，疑信之間，茫無定據。今上方總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實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董公以白總裁費鸞湖，乃據實書慈壽太后遣內侍取決內閣。天子繇是傾心宰輔，宦寺之權始輕。

○周宗

韓雍

烈祖鎮建業，曰：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官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忽遁而詞，宗袖中出筆，復為左



右取紙得故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為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為意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醜顏而已

韓公雍旬宜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

乞養幾分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

王入其言兄叛狀公辭病贖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

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

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

罪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方釋

○○喻榜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律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榜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

曹可以繼蕭費童可以繼諸葛此君子所以自行其氣脉也若乃不貴李勣以遺孳和不貴張齊賢以遺真廟是人主自以私恩為市非帝王之公矣

○○楊榮

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



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翼日即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李彥和見聞雜紀云言官論劾大臣必須下工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賢于去者必有益于國家方是忠于進言若只做得這篇文章打着日已名頭毫于國家無補不如緘口不言反于我

責無損此亦可與楊公之論合看

○○趙鳳 楊王司祭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楊主沂中閒居郊行週一相押字者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翼日詣司祭司祭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爲押來



廉物吾當執汝詣有司問罪相者具言本末至聲屈  
冀動王聽王之司謁與司祭打合五千緡與之相者  
大慟痛罵司祭而去異日乘間白楊楊怪問其故對  
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  
矣且思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撫其背曰爾  
說得是卽以予相者實得是幾百萬旌之

○程伯淳

程顥爲越州僉判蔡示爲帥待公甚厚初示嘗爲公  
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  
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祖成皇相持彼屢  
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

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示留少俟公不見止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  
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誦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  
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  
素敗多引名士欲以自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  
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張議衆所棄也而太丘獨不難一取張懷素衆所  
奉也而伯淳獨不輕一見明哲保身豈有定局哉  
具二公之識並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積十  
二年矣不能自晦以預免董卓之辟逮旣辟稱疾  
不就猶可也乃因卓之一怒懼禍而從受其寵異



死猶歎息。初心謂何介而不果，惶而遂，公論自違，猶望以續史，倖免豈不愚乎？視太丘，愧死矣。容齋筆記云：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居觀之東廊，栽花釀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偉，欵門求見，善談論，能作大字，何欣然欵留，數日方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謀亂，即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良久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謝客，忽有一道人，亦美風儀，多技術，西廊道士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罵，闔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靈噩，旋得上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無不厚報。若水乘驛赴關，官至藥珠殿校籍，父母俱榮封，而老

何以常罵，故朝夕憂懼。若水以書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盛也。

○薛季昶

徐誼

張柬之等既誅，二張遷武后，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桓彥範曰：三思機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及三思亂政，範甚悔之。

趙汝愚先藉韓侂胄力，通宮掖，立寧宗，事成。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侂胄，勿令預政。汝愚謂甚易制，皆不聽，止加



仇胃防禦使仇胃大怨望遂搆汝愚之禍

武三思韓仇胃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討而除之仇胃有功故宜賞而遠之除三思宜及遷武氏之時遠仇胃宜及未得志之日過此皆不可為矣五王汝愚皆自持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駕而有餘而不知凶人手段更勝於豪傑何者此疎而彼密此寬而彼狠也忠謀不從自貽伊戚悲夫

○李賢

李賢嘗因軍官有增無減進言謂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

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劉晏

劉晏於楊子置場造船艘給于緣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



增補卷之二 五  
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李晟

李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太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吾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田單欲以神道疑敵見兵部李晟不欲以天道疑軍

○呂文靖

仁宗時大內災宮室累盡北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

不啟不得開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入之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端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掌璽內侍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尊光宗為太上皇汝愚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請御寶杲八索于職掌內侍羊馴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璽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憲聖自內出璽與之



聖何等物而欲以力取以恩獻此與絳侯請間之意同功名之士未聞道也絕大一題目而好破題反被二闕做去惜夫

○裴寬 李祐

裴寬嘗爲潤州參軍時刺史韋詵爲女擇壻未得會休日登樓見有所墜于後圃者訪其人曰此裴參軍也義不以苞苴汗家適有人餉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詵嗟異遂妻以女婚日詵幃其女使觀之寬瘖而長時衣碧族人皆笑呼爲碧鶴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可貌求人乎寬後歷禮部尚書有聲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請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會幕僚言將納壻衆謂必貴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坐一將謂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爲托卽席成禮他日或請其故祐曰每見衣冠之家締婚大族其子弟習於淫奢多不令終我以韜鈴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搏虛望聞者以爲卓識

温公云娶婦必不及吾家者嫁女必勝吾家者娶婦不及吾家則知儉素嫁女勝吾家則知畏謹時謂名言觀韋李二公擇壻温公義猶未盡

○王文正

文正公之壻韓公例當遠任公私以語其女曰此小



事勿憂一日謂女曰韓郎知洋州矣女大驚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韓聞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後韓終踐二府

古人自愛愛人不爭目曉類如此

○○公孫儀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既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雖嗜魚其誰給之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

恃也

○孫叔敖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范蜀公

范純夫言晏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國朝劉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廣交受人知只如朋



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嗚呼真老成練事之語。

○汪公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謂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此文衡山說，恨汪公失其名。

見得真確，出自學問。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變仕人舉動，當推類自省。

○華歆

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

○巖院主僧

巴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簡田，懷中取碗擲于中流。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自守乎？棄之，不欲使汝增罪也。山吳淑祕閣間談初宋初人



沈萬三家有聚寶盆類此。高皇取試之無驗，仍還沈。後築京城，復取此盆，鎮南門下，因名聚寶門云。

○東海錢翁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眾，已償價七百元，將售矣。亟欲圖之，翁閱房竟以千金成勞。子弟曰：此房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眾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眾口？且夫欲未廢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而獲七百之舍，波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為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

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貼然。

○辭餽

劉忠宣大夏戍肅州，貧甚，諸司憚逆理，毋敢館舍者。三學生徒輪食之，有叅將其遺使致餽，敕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之，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取尋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為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

本不欲受，慮患乃第二義也。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千，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君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乃還所贈，眾服其德。忠宣



蓋本此

○屏姬侍

郭令公每見客姬侍滿前及聞盧杞至悉屏去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婦女見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屬無噍類矣

齊頃以婦人笑客幾至亡國令公防微之慮遠矣  
○王勉夫云寧成傳未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與大將軍元禮長揖丞相面折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周蓋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

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大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此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何若與之較而自取辱哉

○唐肅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彌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八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大明立身全交兩得之矣

○阿豺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平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同心然後社稷可固

周大封同姓枝葉扶疎相依至久六朝猜忌庇焉  
等益覆亡相繼不謂 狄中乃有如此曉人  
我國元利代有是事

智囊補卷一終



